

增補資治通鑑

第一函
函十三冊

新刊趙氏了凡袁先生編纂古本歷史大方綱鑑補卷之二

○周紀月古公亶父所居之地武王因以爲有天下之號也

文王名昌王季之子○按謚法經天緯地曰文

其先祖后稷名棄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嫄姜姓嫄字爲帝嚳元

妃元大也長也妃配也出野見巨人跡巨人也心忻然悅而踐之

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爲不祥棄之隘巷隘狹也馬

牛過者皆辟避同不踐徙置之平林適會山林多人遷之又

棄之渠中水上飛鳥以翼覆之姜嫄以爲神遂收養長之

初欲棄之因名曰棄朱子曰無人道而生子或以爲不祥故棄之而

巨人踐之事棄爲兒時屹如巨人之志謂其志不凡屹然

立其游戲好種樹麻菽樹猶植也及爲成人遂好去聲耕農

帝堯舉為農師

公劉復修后稷之業周道之興自此始

古公復修后稷公劉之業

相去聲地之宜宜穀者稼穡焉民皆則之帝堯聞之舉為農

師天下得其利有功封於郃郃音台詩所謂有郃家室是也即古郃國在西安府乾州

城西南今武功縣是其故地也號曰后稷別姓姬氏后稷卒子不窋立不

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公劉雖在戎狄之間西方戎曰狄復修后稷之業百姓懷之多徙而保焉周道之興

實自此始公劉卒子慶節立國於豳豳古西戎之地商末公劉所居為豳國之

地今陝西邠州是其故地也慶節卒子皇僕立皇僕卒子差弗立差弗

卒子毀隃立隃音俞厚也毀隃卒子公非立公非卒子高圉立

高圉卒子亞圉立亞圉卒子公叔祖立公叔祖卒子古公

亶父立復修后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重鬻

戎狄攻之重鬻北夷種落之號古公遂去豳度漆沮漆水在桂陽縣岐山踰梁

戎狄攻之重鬻北夷種落之號古公遂去豳度漆沮漆水在桂陽縣岐山踰梁

山梁山在鳳翔府岐山縣東北四十里止於岐山下

岐山在扶風美陽西北其南有周原

人舉國扶老攜弱盡歸古公於岐下及他旁國聞古公賢

亦多歸之古公有長子曰泰伯次曰虞仲其妃太姜生少

子季歷季歷娶太任皆賢婦人

列女傳謂太姜太王娶以爲妃生泰伯仲雍季歷大

姜有色而貞順率導諸子至於成童靡有過失太王謀車必於太姜遷徙必預太任季歷

端莊維德之行及其有娠日不覲惡色耳不聽淫聲太任

生子昌有聖瑞

命大任王季之妃文王母也正義曰尚書帝

聖瑞立於昌戶其書云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凶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滅凡事不强則枉不敬則不正枉者廢滅敬

者萬世以仁得之以仁守之以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不及其世此蓋

聖泰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

按史記古公曰我

昌二人乃亡如荆蠻越之界

文身斷髮

世當有興者其在丹青塗之示

太姜太任皆賢婦人

文王生有聖瑞

文身斷髮

季伯讓國
於季歷

遭后稷公
弗煩事王
不怒敬友
二號而惠
慈二蔡刑
於太姒比
於諸弟
則古公王
季之法

編

西伯為世子時朝於王季曰三問安

視膳管胥臣曰文王在母不憂在傳不勤處師

不可為君也斷翦也以讓季歷古公卒季歷立是為王季修古公遺道篤於仁義諸侯順之王季卒子昌立是為西伯即文王也按文王龍顏虎眉日角鳥鼻身長十尺有四乳聖智慈理也口金氏曰堯封棄於邵世為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不宥失其官自竄戎翟之間自后稷至公劉十餘世至直父蓋二十餘世史記以不宥為后稷子后稷至文王蓋十五世且稷契同時受封契至湯四百餘年而十四世稷至文王十五世誤矣

王季之法篤仁敬老慈少禮下賢者曰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

多歸之伯夷叔齊在孤竹

孤竹故城在平州盧龍縣南姓墨氏伯夷字公允叔齊字公信聞西伯

善養老往歸之太顛閎夭散宜生鬻子

鬻熊後為楚辛甲之徒皆往歸

之按墨子文王舉太顛閎夭於罩網之中授之以政此事於免置之詩辭意脗合金氏曰免置而體貌有肅敬之容武天而步武

西伯陰行

善

虞芮有成

皆在平陽府

大公

百官

百官

百官

百官

百官

百官

百官

百官

百官

百官

百官

百官

百官

百官

百官

有約束之度此闕天大顛所以為賢而文王所以取之也白季之取冀欽郭泰之取茅容皆以是賢之況文王乎後為奔走疏附之友將威劉敵之人信平公侯之干城腹心者歟又辛甲殷臣事紂七十五諫不聽至周文王乃封於長子○西伯西距

其東北備獫狁以衛中國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虞芮之君

皆在平陽府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與朝周八其境耕耨讓畔

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斑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為大夫大

夫讓為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吾之所爭周人所恥我等小人

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何往為祇取辱耳遂還俱讓其田而不取漢

南諸侯歸者四十國胡氏謂四十國之疆土未必為文王有而四

諸侯以西伯為受命之君以是年為受命之年按史記注受命受

也愚謂受命乃受天命耳

所謂宜王而不王者也

胡宏曰君子小人之不可相處如水火也泥文王太聖受辛大

愚乎惟文王致紂敬信得專征伐紂雖名為天子其實

二周文王紀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西伯獵得師

富有聖人

適周

太公

與天下諸侯及萬民均在化育之中矣此文上受命之實也先儒不識天道乃以改元稱王為受命陋之甚也

編太公望曰自者其先祖嘗為四岳佐禹平水土虞夏之君封於

呂姓姜氏尚其苗裔也西伯將出獵卜之曰非龍非虺虺音離非

熊非羆羆音皮熊似豕羆非虎非豹豹音毗所獲霸王之輔果遇呂

尚於渭水之陽渭水即渭河水在鳳翔府寶雞縣與語大悅曰自吾先君太公曰

富有聖人適周周因以興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

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為師謂之師尚父按呂尚初避紂居海濱閉交王作興歸之至朝歌彭

刀為屠西釣於渭水又釣於磻溪得魚腹有玉璜穿孔刻曰姬受

命呂佐之故曰釣璜太公又按西伯夢有熊自東南飛入殿陛詩

諸羣臣散宜生喜曰公當得賢相熊本良獸又能飛其賢可知自

東南入賢人當出東南後西伯得太公問其姓名曰臣在南郊姓姜名尚字子牙號飛熊西伯大喜曰飛熊入夢信不誣矣口磻溪中有茲泉呂氏春秋所謂太公釣茲泉也在號縣其水注於渭

崇侯虎譖西伯於紂紂乃囚西伯於羑里闕天患之乃求有莘

女驪戎之女馬有熊之九駟因殷嬖臣費仲而獻之紂大悅曰此一物足以釋西伯況其多乎乃赦西伯賜之弓矢斧鉞使專征

伐

劉氏曰

是時文王乃取庖犧氏六十四卦次序而演之作爲卦之盛德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謂易之道也

鳳凰鳴岐山

西伯治岐發政施仁鳳凰鳴於岐山西伯詢於八虞咨於三

之以周召畢榮

宋書鳳凰銜書游文王之都書曰五星聚房昭理四海國語鸞鳴於岐山

劉氏曰

西伯治岐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爲池沼掘得人骨西伯曰葬之吏曰此無

有天下者天下之主

其主矣西伯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有一國者一國之主寡人固

其主矣以衣棺更葬之天下聞之曰西伯澤及枯骨於是歸者

澤及枯骨

紂十有九祀西伯伐崇侯虎

崇國名今在京兆府鄠縣西伯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

作豐邑
立靈臺
鑿靈沼

此三者道
之所以止

問史謂西
伯陰行善
周頌有太
王實始剪
商魯論言
文王三分
天下有其
二以服事

而復伐之既伐崇作豐邑在鄆縣徙都之詩謂既伐于崇立靈臺

高二丈周同一百二十步所以候鑿靈沼豐水之西有豐宮靈臺

二十祀西伯嘗寢疾五日而地動東南西北不出四郊有司請曰

地動四而不國郊請移之西伯曰奈何其移之也對曰興事動

眾以增國城其可移之西伯曰夫天之見好以罰有罪我必有罪

故天以罰我也我又興事動眾以增國城是重吾罪也不可無何寢疾病謂世子曰見善勿怠時至勿

疑去非勿處此三者道之所以止也世子再拜受教西伯昌薨於

畢謂世子以下受命九年壽九十七既薨子發立是為武王

見皇王大紀胡雙湖曰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孔子曰周之德其

毋乃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者乎愚嘗讀周頌至太王實始

剪商讀魯論至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未嘗不慨後之論者皆

不能不以辭害意也蓋太王當祖甲之時去高宗中興未遠也

剪商之云太王其但不出於其亦決不萌於其心特以其有賢

子聖孫有傳立之志於以望其國祚之綿遠焉豈有一毫覬覦

之私心哉議者乃謂太王有是心泰伯不從遂逃荆蠻則是太

四其言果

皆得其言

乎抑尚有

別議乎

然王非有

翦商之心

文王道德

所及

天子極其

形容之廣

文王身修

家齊之效

文王身修

家齊之效

文王身修

家齊之效

文王身修

家齊之效

文王身修

家齊之效

文王身修

家齊之效

業

王固已嘗形之於言矣。天以唐高祖尚能駭世民之言。曾謂大
王之賢。反不逮之乎。詩稱實始翦商。特謂王季文王之立。由於
太王以至武王。有天下推原其故。則翦商實自太王始。爾非謂
太王真有翦商之心也。夫文王雖大聖。諸侯也。紂雖下愚。天子
也。安得以諸侯而有天子三分有二之天子哉。縱使果有之以
紂暴惡。肯容之乎。以崇侯虎之讐害。乃不譖毀之乎。此必無之
事也。而夫子有是言者。特以文王之聖道化所及。極其形容之
廣云爾。豈謂天下三分有二之版圖。誠歸之於周哉。按朱子
謂關雎等五詩。皆后妃之德。關雎舉其全體而言。葛覃卷耳。言
其志行之在己。楊采蠡斯。美其德惠之及人。其詞雖主於后妃。
然其實則皆所以著明文王身修家齊之效也。

武王

名發。文王之子。按
謚法克定禍亂曰武。

丁卯二十有一祀

發即西伯位。以太公望為師。周公旦為輔。旦

武王之弟也。召公奭畢公高

皆姬姓也。

之徒皆左右武王。率修文王緒

歐陽氏曰

書之泰誓稱十有一年。說者因以謂自文王受命九
年。及武王居喪二年。并數之。爾遂以西伯聽虞芮之

卷二周武王紀

五

元矣果然
歟否歟

文武之事
燦然明白

白魚入舟

論謂之受命以為元年此妄說也古者人君即位必稱元年然
事爾不以為重也後世曲學之士說春秋始以改元為重事然
則果常事歟固不足道也果重事歟西伯即位果改元矣中間
不宜改元而又改元至武王即位宜改元反不改元乃上冒先
君之元年并其居喪稱十一年及其滅商而得天下其事大於
聽訟遠矣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謂西伯以受命之年為元年者
妄說也後之學者知西伯生不稱王而中間不再改元則詩書
所載文武之事燦然明白而不誣矣○愚按此當以泰誓為據
泰誓者武王事也十有一年者武王即位之十有一
年爾史遷作伯夷傳載父死不葬之事果足信乎

紀時商紂無道九年武王東觀兵至於盟津

盟音孟孟津古渡名在河南府周武王伐

紂師渡孟津即此按書但言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
觀政於商初未有觀兵於南之事
介鱗之物乃兵象也白者殷家所尚色武王渡河
中流有白魚躍入王舟中是殷命歸周之兆也
武王俯取以祭

既渡有火自上復於下至於王屋流為鳥其色赤其聲魄

王屋王所居屋

流行也魂安定之意烏為孝鳥武王卒

參考

師向父佐武王東伐乃左仗黃鉞右秉白

旗以誓曰蒼兕蒼兕總爾眾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遂至孟津是時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

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汝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而歸

文王所以為至德

朱子曰

文王事紂惟知以臣事君而不見其德也若謂三分天下紂尚有其一未忍輕去臣位以商

之先王德澤未亡歷數未終紂惡未甚聖人若之何取之則是

文王之事紂非其本心蓋有不得已耳若是則安得謂之至德

哉至於武王之伐紂觀政於商亦豈有取之之心惟紂罔有悛

心武王灼見天命人心之歸已不得不順而應之故曰子弗順

天厥罪惟鈞以此觀之足見武王之伐紂順乎天應乎人無可

疑矣此處有不容毫髮之差天理人欲王道霸術之所以分其

端特在於此又曰文武無伐紂之心而天與之人歸之其勢

必誅紂而後已故有肅將天威大勳未集之語但紂罪未盈天

命未絕故文王獨得以三分之二而服事殷若使文王未崩十

二三年約惡不悛天命已絕則盟津之事文王亦豈得而辭哉

以此見文武之心未嘗不同皆無私意視天與人而已伊川先

生謂無觀兵之事非深見文武之心不能及此非為存名教而

發也若有心於存名教而於事實有所改易則夫子之錄泰誓

武成其不存名教甚矣近世有存名教之說大為害事將聖人

心迹都做兩截看了殊不知聖人所行便是名教

若所行如此而所教如彼則非所以為聖人矣

蔡氏曰孔氏以為武王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紂武王觀兵是

以臣脇君也程子曰此事間不容髮一日天命未絕則

紂

卷二周武王紀

便是名教

此事聞不

容幾

是君臣當日命絕則為獨夫豈有觀兵而後伐之哉司馬遷作周本紀因亦謂觀兵而後伐紂謬訛相承後世學者遂謂實然而使武王蒙千百年

脇君之惡嗚呼惜哉

金仁山曰

近世疑泰誓三篇辭偏而傲不及湯誓謂其書晚出或非盡當時之本文愚按湯武事勢不同湯當創業之初武承已盛之業湯舉事於天下望商之際武舉事於諸侯

從周之餘鳴條之戰惟毫邑之衆孟津之會合諸侯之師事勢不同繁簡宜異至若紂浮於桀周文於商其為古今之變固不待論然泰誓三篇雖或出於當時之潤色要皆武王之意今觀其書以君道天命為主發明善惡之類開說天人之應其書明整決非後世所能附會武王之心光明正大豈必復效後世回護之語哉讀者知此當有見矣

紀

居二年聞紂昏亂暴虐滋甚囚箕子殺王子比干

箕子比干皆紂叔父太

師疵少師疆抱其樂器而犇周

舊史作微子抱器歸周非是於是

武王徧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伐乃東伐紂

紀十一年

書泰誓作十有二年

上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諸侯咸會陳師牧

前徒倒戈

牧野古地名在衛輝府城南陵西北朝歌之南

商紂聞武王來亦發兵七十萬人拒武

王武王使師尚父與百夫致師

致師致其必戰志也古者將戰先使勇力之士犯敵焉

以天

卒馳於紂師紂師雖眾皆無戰心

武王亟入紂師皆倒兵不戰以

歸武王

倒兵作倒戈謂倒以戈柄授人而反自攻其後也今喻人自攻其黨曰倒戈

武王馳之紂兵皆

崩畔紂走反入登於鹿臺之上衣其珠玉自燔於火而死武王斬

妲己於是諸侯尊武王為天子

按史記謂武王入至紂死所自射之三發而後下車以輕劍擊之以

黃鉞斬紂頭懸太白金之旗通鑑因之謬妄甚矣故削而不錄嘗聞楊升庵曰賈子言紂死棄王門之外觀者皆進蹴之武王使人帷

而守之猶不止也此近事實太史公輕信汲冢書故有此說

方正學曰

牧野之兵非武王之志也聖人之不幸也武成載其時事但曰壹戎衣不書紂之死者為武王諱故不忍

書也他書謂紂自焚死意為近之蓋武王之於紂非有深讐宿怨特為民去亂耳使紂悔過遷善武王必不與兵而踰孟津及

紂兵已北使紂不死而降武王必將封之以百里之邑俾奉其宗廟必不忍加兵於其身也况紂已死乎吾意武王見紂之死

問夷齊諫
武王曰父
死不葬爰
及于戈秦

誓曰惟十
有三年大

會于盟津
信史則擊

人未嘗有
十三年不

葬親之理
信書則夷

齊義士必
不虛言以

誣武王抑
或別有說

乎

二者道悖
而同歸

也不踊而哭則命商之羣臣以禮葬之矣豈復有餘怒及其既死之身乎遷史乃謂武王至紂死所三射之躬斬其首懸於太白之旗此戰國薄夫之妄言遷取而信之謬也

紂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其父將死遺命立叔齊父卒叔齊

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及武王伐紂

載西伯木主以行伐紂乃繼父志故夷齊叩馬諫曰父死不葬爰

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殺之太公曰義人

也扶而去之至武王定天下天下宗周夷齊恥之不食周粟遂隱

於首陽山首陽山在蒲州東南三十里即禹貢雷首山也

劉道源曰易稱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孔子曰伯夷叔齊

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二懼後世之為人君者稱夷齊所以者意殊志戾蓋言湯武所以

同歸雖萬世無弊焉陳永嘉謂夷叔齊之心恐萬世之無君此義皆竝行而不相悖也意與此同武王太公恐一時之無君伯

一日無君
武王憂今
日之無君
夷齊憂後
世之無君

問太公伯
夷當世
大老也所
見不同何
與
二老無負
文王之所
養

曰東萊曰

天下不可一日無君也。一日無君者，固武王之憂。

無君之憂不同。而心則一也。吾嘗讀泰誓之書，未嘗不悲武王有

而天下獲有君之幸，以己之非而易天

瞿昆湖曰

嘗謂夷齊叩馬而諫，雖無能挽救牧野之師，而其嚴詞

動心也。卒之不食周粟，餓死首陽，其清風高節，使人至今猶望

之歛歔焉。故夫子取其仁，太公稱其義，而孟子謂其為聖之清

羅景倫曰

太公之鷹揚，伯夷之叩馬，道並行而不相悖也。太公

而以名節勵世，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故各為世辦大事，可謂

無負文王之所養矣。使伯夷出而任太公之事，則太公亦必退

謂易地則皆然者

也。夷齊叩馬之諫，先儒皆疑之。不特父死不葬之言謬

問無此面而詔之者，新君行大事而不即謀於黃髮，固可乎。然

去之乎。即令謀之，而夷齊不格於廷，而顧邀於路，不寢謀於孟

鹿臺在大名
府濬縣

武王反商
政

散財發賈

表圖封墓

津之未會而力奪於自鹿之既舉亦不相於機矣且理無二
武之伐暴為順天則非之者非不知天命而何然則二子固終
事武王耶曰二老歸周春秋固已高矣安知未及伐商之世而
卒也然推其惡惡之心使及事武王而見紂惡之稔其君孤竹
當不後八百諸侯其猶大老
於周也抑豈十亂臣之下乎

紀武王為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魚此今開封府是也蔡

叔度蔡國名武王封弟叔度於蔡成相紂之子武庚治殷已而命

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閭商容賢人為紂所恥退處

私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鹿臺在大名府濬縣西發鉅橋之粟鉅橋

在衛輝府以賑貧窮紂命南宮括史佚展九鼎寶玉九鼎夏禹貢金九牧鑄九

鼎以象九州之物乃三代傳國寶也紂有昏德鼎遷於商商命閔

紂暴虐鼎遷於周武王遷之成王定之於郊廓秦昭王取之命閔

天封比干之墓比干墓在衛輝府城北三十里即武命宗祝饗祠

於軍正乃能共西歸微子膠鬲皆委星況生者乎王之於仁賢也